

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green background with a blue grid pattern representing a city street layout. A diagonal blue band with white clouds runs from the top right towards the center. Several white birds are depicted in flight: three near the top right, and two near the bottom left. A small, torn piece of yellow paper is visible on the left edge.

天堂与地狱

刘以鬯

天堂与地狱

刘以鬯



花城出版社

佳照
凡
士
第
明
食
人
上
第

封面、扉页设计 杨白子

责任编辑 叶曙明

天堂与地狱

刘以鬯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7.375印张 1插页 140,000字
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4,300册

书号 10261·33 定价 0.60元

目 录

一个月薪水.....	1
龙须糖与热蔗.....	8
圣水.....	18
时间.....	25
天堂与地狱.....	34
吵架.....	39
链.....	46
第二天的事.....	53
对倒.....	62
除夕	105

蛇119

寺内127

〔附录〕

小说会不会死亡?.....192

论刘以鬯在小说艺术上的探求与创新(许翼心)208

一个月薪水

“加你一个月薪水，”马太将钞票递与二婆，“你到别处去做吧！”

二婆并不将钞票接过来，只是睁大眼睛望望马太，又望望站在马太旁边的马文滔。她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发展，情绪激动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她今年已六十八，健康情形不能算坏，做粗工，不能与年轻人相比；做细工，仍能做得很好。这些年来，她的自信一直很强。刚才马太说的两句话，虽简短，却使她感到难忍的痛苦。

“照理，我是不应该叫你走的，”马太加上这样的解释，“但是现在，洗衣有洗衣机、洗碗有洗碗机、煮饭有电饭煲、打蜡抹窗有清洁公司……我们实在没有理由

再雇女佣了。”

二婆象木头人似的站在那里，望着马文滔，一动不动。她的眼圈红了，眼眶里噙着抖动的泪水。文滔不开口，故意将视线落在别处。那马太将理由说出后，倒也有点不耐烦了，霍的站起，将钞票硬塞在二婆手里。二婆压不下冒升至喉咙口的怒火，扁扁嘴，愤然将钞票掷在地板上，抖声问文滔：

“阿滔！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三十一，”马文滔低声答。

“我在你们马家做了多少年？”二婆的语调抖得厉害。

“不大清楚，”马文滔说。

“让我告诉你吧，我在你们马家已经做了四十三年了！”二婆从来没有这样大声对文滔讲过话，“你出世后，你阿妈患产褥热，身体虚弱到极点，没有我照顾你，你……你今天也不会变成商行经理；更不会加一个月薪水给我，要我到别处去做了！”说到这里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她拉起衣角，拭干泪眼，抽抽噎噎讲下去，“你两岁的时候，出麻疹，我……我三日三夜没有合过眼皮！……你六岁的时候，老爷死了，家境困苦，我不但不要薪水，还将历年的积蓄拿给你阿妈！……你十岁的时候，我送你上学，给电单车撞倒，直到现在，走路时还是一拐一拐的！……你十四岁的时候，你阿妈病死了，我每天出去

收衣回来洗熨，维持这个家，供你读书！……你中学毕业后，我去别处做女佣，赚钱来送你进大学！……你在大学寄宿时，我每一次接到你的信，就会放下手里的工作，走去街口找写信佬，叫他一遍又一遍念给我听！……你来信说衣服穿得不够摩登，常被同学们讥笑，我为此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！……你结婚后，你的太太常常对我乱发脾气，我唯恐给你添麻烦，总是忍下了。……你升作经理后，我走去黄大仙焚香还愿。……但是现在，你……你居然加我一个月薪水，叫我到别处去做了！阿滔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文滔刚说出“二婆”两个字，就被妻子喝阻，“不许讲话！”

马太是商行董事长的女儿，在书院读过书，有个外国名字叫做“葛蕾丝”，性情暴躁，嫁给马文滔才不过五个月，不但变成了“一家之主”，而且经常将缺乏个性而感情脆弱的文滔当作出气筒。文滔为了那个“经理”的职位，付出的代价不算小。现在，葛蕾丝要辞掉二婆，文滔心里一百二十个不赞成，嘴上却半个“不”字也不敢说。

睁大眼睛凝视文滔的二婆，视线终被泪水搅模糊了。愤怒给这位六十八岁的老妇人一种奇异的力量，使她在走去工人房的时候，脚步移动得很快。走入

工人房，蹲下身子，用抖巍巍的手将床底下的那只藤筐拉出，放在板床上。她在马家虽然做了四十三年，却与别的女佣一样，经常保有一只藤筐。别的女佣，上工辞工总是提一只藤筐的。二婆在马家做了四十三年，想不到也会有提着藤筐离去的一天。她的内心激动到极点。泪水沿着满布皱纹的脸颊滑落，而愤怒似乎使她脸上的皱纹加深了。她很冲动，只因从小学会了忍耐，即使忍无可忍，依旧没有勇气将心中的愤怒全部宣泄出来。

马文滔走进来了，脸上的笑容比哭还难看。正在收拾东西的二婆知道是文滔，只管忙碌地将属于自己的东西塞入藤筐。二婆在马家虽然做了四十三年，属于她自己的东西却不多。这一点，文滔倒是很清楚的。文滔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元递给二婆。

“香港是个现实的地方，没有钱，过不了日子，”马文滔的声音象蚊叫。

二婆拉起衣角，拭干泪眼，抖声说：“你留着自己用吧。”

“我有。”

“我……我知道你有，但是你开销大，”二婆依旧低着头。

“拿去吧，”文滔说。

“我不要。”

马文滔将钞票塞在藤篋里，二婆固执地将钞票从藤篋中拿出来。

“请你无论如何将这一点钱收下吧，”文滔的语气近似哀求。

“我……我不需要，”二婆掉转身，一屁股坐在床沿，拉起衣角掩住嘴巴，不让自己哭出声来。

再一次将怒火压下后，二婆站起身，继续收拾东西，然后拎起藤篋，抖声说了三个字：

“我走了。”

“你无亲无眷，走去什么地方？”

“没有地方去，还是要走的。”

“这……这五百块钱，你收下吧，”文滔再一次将钞票塞在二婆手里，二婆还是不肯收受。

“不要担心，”二婆说，“我决不会连日子也过不了的。”

文滔手里拿着钞票，呆望二婆，眼皮一合，那原已涌出眼眶的泪水终于沿着脸颊掉落。

“不要哭，文滔。”虽然嘴上这样说，二婆自己也止不住泪水流出了。

提着藤篋，走到房门口，伸手握住门柄时，二婆极力遏止内心的激动：

“文滔，有两个重要的日子，你必须记住。你阿爸的

忌日是阴历正月初八，你阿妈的忌日是阴历五月初四。”

文滔低着头，好象没有听到。二婆加重语气重复刚才讲过的话，扭转门柄时，忽然“噢”了一声。

“还有一件事，”她说，“你是很喜欢吃万年青的。过去，上海店常有万年青出售；这几年，没有这东西了。我煮给你吃的万年青都是我自己晾乾的。我走后，就没有人弄给你吃了。不过，不要担忧。如果你想吃时，不妨自己动手晾。每年冬天，菜心最好。你可以去街市买几斤回来，用水煮熟后，晾在冲凉房里，晾三天三夜，干了，剪碎，放入玻璃瓶里，要吃时，拿一些出来，炒蛋煮汤都可以。不过，有一点必须记住，千万不要放在阳光底下晒！”

文滔掏出手帕拭泪。

二婆扭转门柄，拉开房门，刚走到门外，又转过身来，无限依依地对文滔看看。

“你的气管不大好，”她抖声说，“初春与秋末要比别人多穿一件衣服！”

语音未完，提着藤筐走进客厅，好象被一个可怕的思念追逐着，走得特别快。那马太依旧坐在客厅里，板着脸孔，好象在生气。二婆走到她面前，将藤筐放在地上，打开，请她检查。马太扁扁嘴，伸手指指地板上的钞票：

“这是你的薪水，拿去吧！”

二婆只装没有听到，要马太检查她的藤筐。马太嗤鼻哼了一声，说是用不到查看。二婆拎着藤筐，一拐一瘸走出大门。

听到关门声，文滔仿佛被人砍了一刀似的叫起来：

“二婆！”

边嚷边奔，拉开大门，匆匆下楼，文滔的脚步疾似雨点。奔出大厦，就见到二婆提着藤筐冲过马路。“二婆！二婆！”他喊。马路上，来来往往的车辆很多，有点象游艺场里的旋转木马，令人看了眼花缭乱。“二婆！等一等！有话跟你讲！”他疾步追赶，差点被一辆汽车撞倒，惊悸的心情使他慌乱无主，睁大眼睛观看时，却听到有人大声呐喊：

“一个老太婆被货车撞倒了！”

文滔看得清清楚楚，二婆是自己撞向货车的。

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

龙须糖与热蔗

1

他叫亚滔，一个卖龙须糖的。那天下午，他在油麻地一幢大厦的入口处卖龙须糖。有几个人围着他。这几个人并非全是顾客，除了一个掏钱买糖的，其余几个都将他的工作当作一种表演。他感到骄傲，集中精神去“表演”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刺了他几刀。他倒下，手里拿着未卷成的龙须糖。

2

虽然死得凄惨，所谓“前因”，却是缺乏曲折与离奇的。

亚滔死的时候，只有十九岁。与所有的年轻男人一样，喜欢留长发，喜欢穿苹果牌牛仔裤，喜欢看打斗片，将李小龙当作“神”来崇拜。当他在小学读书的时候，他常看公仔书。现在，被人刺死了，走来调查的警务人员发现他的衣袋里有一本武侠小说。他的父亲是个搭棚工人。十年前，建筑业一枝独秀，搭棚工人的工资提高，每个月可以赚两三千块钱。那时候，亚滔才不过九岁。日子过得不算好，也不算坏。坏的日子是在他的父亲离开人世后开始的。他的父亲在一个有雨的下午从棚架跌下，留下五千块钱与一只金戒指与一只震坏了的腕表。

亚滔十五岁之前，母亲替别人洗熨衣服。亚滔过了十五岁，母亲常常咳嗽，咳出来的痰，带有血丝。为了生活，亚滔做过写字楼的后生；也做过清洁工人。尽管赚的钱不足维持这个家的开支，却不愿拿了刀子走去公厕抢劫。当他在写字楼做后生的时候，曾经将墨水泼翻在文件上，被经理责骂几句，愤而离去。当他做清洁工人时，为了一句不堪入耳的粗话，与一个同事打了起来，打得头破血流。两种工作都不合理想，决定改行做小

贩。起先，贩卖生果；后来，贩卖猪肠粉。几个月前，港九忽然多了一些卖龙须糖的，生意都很好，亚滔决定改卖龙须糖。

4

龙须糖不是什么新花样，在别处早已是一种普遍的零食。几年前，海运大厦设立“星光邨”，有一档卖龙须糖的引起许多人的注意。这档龙须糖的生意特别好，卷糖的老师傅只有一个，时间变成他的敌人，顾客想吃龙须糖，必须先缴钱；然后拿了筹码，隔半个钟头或一个钟头才能取到。生意是很好的。不论晴天或雨天；不论夏季或冬季，生意总是很好的。正因为这样，这种在香港原不普遍的零食，忽然象牛杂、猪肠粉与臭豆腐那样普遍了，港九各区都有卖龙须糖的小贩出现，旺盛的地区如皇后道或弥敦道固然有；即使偏僻的地区如九龙塘或半山一样也有。吃龙须糖的人越来越多。贩卖龙须糖的人越来越多。亚滔并不愚蠢，看到这种情形，为了争取较大的利润，也改卖龙须糖了。这一次的“投机”，使亚滔的收入增加一倍。不过，他之所以被人刺毙，并不是因为贩卖龙须糖的收入太好；而是为了珠女。

5

珠女是个卖热蔗的，今年十七岁，圆圆的脸蛋，大大的眼睛，不大开口；也不大露笑容。

6

珠女的热蔗档是一架用杂木钉成的车子，摆在大厦门口，有青皮蔗；也有红皮蔗。

亚滔的龙须糖则装在锌铁箱里，简简单单，下面放一只折凳，就可以做生意了。警察来时，只要右手提铁箱，左手提折凳，拔腿飞奔，多数不会被抓入猪笼车。亚滔年纪虽轻，“走鬼”的经验倒也相当丰富。

7

珠女的热蔗档，摆在大厦门口的左边。

亚滔的龙须档，摆在大厦门口的右边。

当亚滔决定将档口摆在那地方时，他当然会注意到那个热蔗档的。由于贩卖的货物不同，亚滔不会将热蔗档视作竞争的对象。同样的情形，珠女也不会因为多了

一个龙须糖档而妒忌。

在最初的两天中，因为生意好，亚滔不断卷龙须糖，连片刻的休息也得不到。第三天，气候骤变，北风呼呼吹，衣服穿得单薄的人就会发抖。买龙须糖的人减少了。看亚滔卷龙须糖的人减少了。亚滔站在北风中，为了御寒，不得不将那双染满糖粉的手插入牛仔裤。

偶然的一瞥，他发现坐在热蔗档旁边的珠女正在看他。当他们的视线接触时，珠女忙不迭低下头去，两颊羞得通红。

热蔗不断有热气冒出。

坐在热蔗旁边是温暖的，亚滔想。

8

尽管每天都见面，亚滔与珠女一直没有交谈过。亚滔喜欢那对大大的眼睛，只要没有顾客的时候，就会转过脸去看珠女。珠女怕羞，老是将视线落在别处，只有在亚滔忙于卷龙须糖的时候，才敢悄悄偷看他一眼。

9

另一个寒流袭港的日子。很冷。天文台说是新界某